

商原 著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遥于天地之间，而心意自得。



庄子

Zhuangzi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非外借

# 庄子

商原 著

# 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：SK16N150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 / 商原著. — 西安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，  
2017.5

(大家精要)

ISBN 978-7-5613-8880-8

I. ①庄… II. ①商… III. ①庄子(前369—前286) —  
传记 IV. ①B223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1789号

庄 子 ZHUANGZI

商 原 著

---

责任编辑 尹海宏  
封面设计 张潇伊  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 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  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  
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660mm×980mm 1/16  
印 张 10  
字 数 100千  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 
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8880-8  
定 价 20.00元

---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，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：(029) 85303879 传真：(029) 85307864 85303629

## 丛书编委会

---

总 策 划：来新国 王文成

编委会主任：郭齐勇 周晓亮

编 委：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 
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 
乌 琛

# 目 录

前言：浊世游子之思 / 001

第1章 庄子的乱世人生 / 006

- 一、游离于乱世 / 006
- 二、身世之谜 / 011
- 三、寓言中的生平 / 015

第2章 《庄子》的思想和文章 / 024

- 一、思想特点 / 024
- 二、艺术特色 / 030

第3章 游子思故乡 / 037

- 一、何处是故乡 / 037
- 二、逍遥游 / 043
- 三、“故乡”之旅 / 049

第4章 齐物论 / 056

- 一、人类的局限 / 056
- 二、万物相对 / 062

三、以道观之 / 069

## 第5章 道的境界 / 075

一、道通为一 / 075

二、大宗师 / 082

三、体道 / 088

## 第6章 达生死 / 094

一、生的体会 / 094

二、死的想象 / 100

三、生死的态度 / 106

## 第7章 大美不言 / 112

一、宇宙有大美 / 112

二、世有至德 / 117

三、人有至真 / 123

## 第8章 冷眼热心看世间 / 129

一、眼极冷 / 129

二、心肠极热 / 135

三、道是无情却有情 / 140

## 结束语：浊世的清澈智慧 / 146

## 附录

年谱 / 153

参考书目 / 153

## 前言：浊世游子之思

在乱世中寻找宁静，在浊世中寻求清新，在世俗中追求道的境界，在困顿中探索生命的意义，在逍遥游中体味心灵的自由，这就是庄子超越的、审美的人生境界。庄子以“道”为“故乡”，“自我放逐”于市井民间，以“游子”的目光思念着“故乡”，写出了“思想的诗”。在纷扰喧嚣的人世间，《庄子》的思想像一泓清泉，闪现着宁静的光辉。

庄子一生再简单不过。庄子，姓庄名周，字子休。这“字子休”还是唐代成玄英、陆德明说的。从唐代起，还给他封了南华真人之类的别号，《庄子》也成了《南华真经》。庄子是战国中期宋国蒙人，与孟子大体同时而稍晚，据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说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根据近代学者马叙伦先生的考证，基本上可以断定，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，死于公元前286年，享年仅八十四岁。

《庄子》一书是庄子学派著作的汇编。我们现在看到的《庄子》，是经过西晋学者郭象的手编成的，总共三十三篇，分内篇七、外篇十五、杂篇十一。汉代学者看到的《庄子》，有五十五篇之多。一般认为，内篇是庄子自己的著作，外篇、杂篇是庄子后学的著作。

庄子自觉地将自己从现实世界的中心“放逐”出去，隐身

于市井民间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其志。据有的学者推测，庄子可能是楚庄公的后裔，庄子的家族要么是吴起变法时被迫迁去的，要么是因躲避射杀楚王尸体带来的“夷宗”之祸而越境迁居宋国蒙地，由养尊处优的贵族落魄为平民家庭。但庄子是有才学之士，先秦诸子中，数庄子学问最渊博，他完全可以有一番世俗的作为。有一则寓言说，楚王欲聘庄子，委以国政，庄子手持钓鱼竿，头也不回地拒绝了来使，还说要游戏于污泥之中以快其志。这则寓言虽然不怎么可信，但这记载却不止一处。还有则寓言说，庄子穿着草鞋、衣服上打着补丁、腰系草绳见过魏王。魏王问他为何如此疲惫，他声称只是贫困而非疲惫，贫困是乏财，疲惫则是乏德。如此倔强，肯定得不到魏王的好感。庄子无法与“浊世”妥协，决意做一个不同流合污的隐士。《史记》说他曾担任过漆园吏的小职务，看来时间也不长，只是寄身糊口而已。

“自我放逐”就意味着选择了贫困。不过，生活的贫困并没有让他低头。监河侯不想借米给他还有一堆托词，庄子毫不客气地揭穿了监河侯假仁假义的嘴脸。宋国的官员曹商出使秦国而得车，向庄子炫耀，庄子讽刺曹商入木三分：秦王有痔，舔痔愈下，得车愈多，有什么可炫耀的！在他看来，当世之人，处于昏上乱相之间，祸福无常，死者如枯草一般遍地皆是，能躲过死亡，就像躲过神射手后羿的靶心一样，纯属侥幸而已。贫困而傲岸不羁，乱世中真是不易！

庄子“自我放逐”，却幸亏有惠子这样的“知音”而不至于寂寞。他们二人辩论过有用无用、有情无情、鱼之乐等问题，无奈二人的思路差别太大，又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论敌”。他们的辩论有时很难说谁对谁错，在后人编的《庄子》一书中，肯定对惠子的批评要多一些。以濠梁之辩而论，庄子以审美的眼光，看到鱼儿出游从容，惠子以理智的眼光表示质疑，



可谓见仁见智了。有则寓言故事说，惠子听到庄子想取代他的相位的传言，就搜捕庄子三日。惠子死后，庄子却前去送葬，感慨万端，发出了失去知音之叹。

游于民间的庄子，也讲学授徒。《山木》篇（以下称某篇者，皆指《庄子》中的文章）记载庄子与学生行于山中，见大木、宿于故人家，引发了材与不材的讨论；《列御寇》篇说庄子死前，学生想厚葬他，庄子提出了以天地为棺槨的议论。庄子的学生只有蔺且一个人留下姓名，这是令人沮丧的，难怪有人直接将《庄子》认定为庄子本人的作品，或者强调是庄子不同时期的作品。庄子学派的传承我们今天就更无法明白了。

庄子超脱于世俗，也超越于生死。在庄子看来，生死如昼夜；生若浮，死若休，生死是一个自然过程。《至乐》篇有则有名的寓言说，庄子妻死鼓盆而歌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试想：庄子之妻，跟着庄子一生困苦，死何尝不是一种解脱。庄子以为人来自自然而归于自然，返本归真而得到休息。这则寓言，就像曹雪芹说的：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这是庄子的“黑色幽默”。

如何看庄子其人、《庄子》其书？我有一句简短的话：庄子是浊世游子，《庄子》是浊世游子的故乡之思。“浊世”是《庄子》自己说的，“游子”“故乡”是闻一多先生说的。我顺着他们的思路，就理解成浊世游子的故乡之思了。

庄子一生，没有去过几个地方，基本上都在家乡。《田子方》篇说他见鲁哀公，《说剑》篇说他见赵王，这一看就是寓言，是不可信的。如此来看，庄子一生都未远游，为什么要说《庄子》的主题是游子之思呢？这是比喻性的说法。形象地说，庄子“生活在别处”。庄子经历了人生的变迁，世态的无常让他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。他否定现实世界的功名利禄、富贵荣华，愤世而嫉俗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空

前绝后的、博大的精神世界，与现实世界保持着超脱的距离。因此，闻一多说，庄子的著述，与其说是哲学，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；与其说是追求真理，毋宁说是眺望故乡，咀嚼旧梦。生当“浊世”，又能怎样？庄子是个最为认真的人，难得糊涂，与“浊世”绝不妥协。他“自我放逐”，“生活在别处”，逍遥于一个充满诗意的精神世界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当然，这只是想象中的。人能生活于想象中吗？也能也不能。谁不生活于想象之中？谁又能永远生活于想象之中？庄子的确长期生活于想象之中。他成了世俗世界“无家可归”、向理想世界不断寻找家园的“游子”；庄子的一生，是“游子”的一生。他“冷眼”观望潮起潮落，“热心”谈说风云变幻。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”不过，这没有关系。庄子的思想因为“寻找”而光芒四射。

庄子的“故乡”，是“道”的境界。庄子的“道”，与其说是宇宙的本源、本根，不如说是一种本体境界。庄子认为“道在屎溺”“道无往而不在”。“道”不可言，却可以通过外物、心斋、坐忘体“道”。“道”使庄子的理想世界获得了基石。庄子以齐物论超越了世俗差别。他认为：“以道观之，物无贵贱。”泰山为小而秋毫为大，万物生灭之间，没有根本上差别；是非之间，更没有严格的界限。执着于大小是非，以“成心”处世，必然为物所役，忘记了真正的自己，而不能随物变化，返归“故乡”。庄子达生死，化解生命的困境。他认为人生如梦，不过世间过客；生死不过是气之聚散，如昼夜的变化，生与死本为气的聚散过程而已。《庄子》中的寓言，超越了世俗的悦生恶死之见，以死为“南面王乐”“临尸而歌”，以死生为一。《庄子》是诗，它追求“大音希声”“大象无形”及化臭腐为神奇之美，向往“无何有之乡”“明王之治”“至德之世”，标榜真知、真性、真人。《庄子》以否定性态度观

世，“冷眼热心”，道是无情却有情，写出了诗篇般的寓言。以审美的眼光体会《庄子》，或许更有意思。

庄子的故乡之思，让他一生寂寞，汉代几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博学如桓谭者，还未读过《庄子》。但是，到了另一个乱世三国魏晋时期，一下子有向秀、郭象、司马彪、李颐等都为《庄子》做注；《庄子》与《老子》《周易》成为“三玄”，供魏晋清谈之士谈玄说虚了。有人夸张地说，三天不读《庄子》，只觉舌根发硬。《庄子》一下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中心。从此以后，庄子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、道教的崇奉、知识分子的倾心。他蔑视名，《庄子》一书却为他赢得了万世不灭之名，远超出了中国，从东方的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到西方的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等等，吸引了无数的目光。这可能是庄子生前没有想到的吧！

## 第 1 章

### 庄子的乱世人生

庄子生活在战国乱世，感受着政治的黑暗、战争的痛苦、社会的险恶、诸子的纷争，自我放逐于市井民间，冷眼旁观着世间的风云变幻，以寓言评说宇宙人生，以平淡的人生谱写出了千古绝唱。

#### 一、游离于乱世

##### “触蛮相争”

庄子生活于战国“七雄争霸”的乱世，处于昏上乱相之间，用《人间世》篇的话说，福轻于羽毛，祸重于大地。战国“七雄”中，有四个是经过政权更迭，由原来的卿大夫篡夺诸侯国君的政权而成为新的侯国的，即“田氏代齐”后的齐国和“三家分晋”后的韩、魏、赵三国。这就是《胠篋》篇所痛斥的：“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，诸侯之门，而仁义存焉！”所谓的圣人和仁义，不过是替这些“窃国者”粉饰盗窃行为而已。传统的礼乐文明，受到空前的挑战；儒墨的仁义礼乐，被战国窃、夺的现实撕得粉碎。诸侯国为罪恶的贪欲和权力欲所驱使，民众成为他们争霸的工具，被驱赶到“耕”“战”的道路

上，不是生产粮食，就是上前线打仗。难怪《庄子》痛切地说，人人都处于神射手后羿的靶心，难有逃脱的幸运。这不是“祸重于地”吗？一句话，战国无“义”战。

庄子的时代，“七雄争霸”将要全面展开而接近高潮。就战国形势来看，齐国在东，秦国在西，楚国在南，赵国在北，燕国在东北，魏（梁）、韩在中间；“七雄”瓜分了几几乎所有的土地，形成无处不战的形势。“春秋五霸”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，在于战败其他国家，取得周天子的承认，成为列国的霸主而多收取贡赋；“战国七雄”的目的已不是当周天子认可的霸主，而是如何保存自己，消灭敌人，攻城夺地，扩大领土，最后实现天下的统一。“七雄”为生存而战，空前惨烈。《则阳》篇讲了一则“触蛮相争”的寓言故事：蜗牛的左角有个国家名叫触氏，蜗牛的右角有个国家名叫蛮氏，经常因为土地争端而发动战争，动辄死亡上万人，军队经常赶杀逃兵败将，一追就是半个月。蜗牛的左右角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其他！这则寓言，将战国“七雄”争城以战、伏尸百万，争地以战、杀人盈野的惨烈和盘托出。暴力战争带来的是死亡，也有大浪淘沙，还有庄子充满悲剧诗意的思想。《庄子》一书，以寓言的形式描绘了这一惨烈的现实。

“七雄争霸”的不断升级，与战国中期的社会变化直接相关。铁器的广泛使用，牛耕的采用，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，各国人口不断增加，整个社会呈现出人丁兴旺的景象。原先偏远的地区如齐、楚、燕等，一跃而成为强国。鲁国“初税亩”实行以后，承认了土地的私有，荒地得到全面开垦，可耕地面积迅速扩大；魏国的李悝实行“尽地力之教”；秦国商鞅实行废井田、开阡陌；边远的楚国任用吴起变法。其他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改革，出现了私田兴盛于公田、私门强于公室的现象。经济社会达到空前的解放，社会从依附于贵族向依附于土

地转变。“七雄争霸”到了“得士则昌，失士则亡”的关键时刻。战争对人才的需求，使士阶层也从“士有定主”转变到“士无定主”状态。战国时期，养士之风大胜；士阶层也进入了“被养”的阶段。

庄子不愿成为被供养的对象，厌恶这种唯利是图的关系，更不愿成为“七雄争霸”战争的工具。按照《秋水》篇寓言的记载，他断然拒绝了楚王之聘，宁愿像乌龟一样于污泥浊水中活着，也不愿“留骨而贵”，被供养起来。于是，庄子终身不仕，以快其志。

## 士无定主

庄子生活于“士无定主”的时代。《庄子》中的许多隐士，饥肠辘辘，有的甚至快被饿死。庄子宁借债、编织为生，也不愿出仕，饱尝了贫困之苦，目睹了乱世之害。

战国时期，士阶层经历了大飞跃，由“士有定主”转变到了“士无定主”，从“士”与“主”之间的依附关系转向雇佣关系或利益关系。士阶层的道德，受到了空前的挑战，士阶层也发生了迅速的分化。春秋中期以前，士为一定的贵族服务，有一定的忠诚义务，也有固定的身份关系。战国中期，士阶层向不固定的诸侯服务，却不可能忠于某一诸侯，这种既依赖又有选择的二重性，使士阶层的分化成为现实。这叫良禽择木而栖，良士择主而事。借用英国法学家梅因的话说，叫“从身份到契约”的转变。

战国时期，“养士”之风兴盛。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、魏文侯，到以后的赵惠文王、燕昭王、秦相吕不韦、燕太子丹，门下都收养着数千门客；齐国的孟尝君田文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和魏国的信陵君无忌，即所谓“战国四公子”，各养士三千以上。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，当时的

“士”可分为四大类。第一类为学士，如儒、墨、道、名、法、农等专门家。他们著书立说，提出各种政治主张，名声显赫。第二类为策士，即纵横家。这一类人长于政论，富有才能，凭口舌辩说，得大官取富贵。苏秦、张仪是其代表。第三类为方士（或术士），这一类人可分为两等：一等是天文、历法、地理、医药、农业、技艺等专门家，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；一等是阴阳、卜筮、占梦、神仙、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。四类为食客，这一类人数量最大，流品最杂，其中包括鸡鸣、狗盗、任侠、奸人、罪犯、赌徒、屠夫、刺客等等。诸侯贵族通过养士，大量集中人才，迅速抬高声誉，壮大政治力量，称霸诸侯，形成了“士无常君，国无定臣”的局面。

学士有自己的立场和节操。但是，除道家、农家以外，其他家都与诸侯君主合作，参与到争霸战争中，成为“七雄争霸”战争的工具，摆脱不了“被养”的命运。法家与诸侯宫廷走得最近，多是注重实际、精明强干之士，推动各国变法图强。像李悝、商鞅、吴起，他们都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；韩非子也以其冷峻的文章为秦始皇所关注。法家的许多人物，其生也轰轰烈烈，其死也悲壮惨烈。儒家人物以仁义立世，游走于诸侯之间，一心想着维持一个礼乐道德的秩序。墨家是一个类似宗教的团体，有铁一般的纪律，以兼爱为己任，常挽狂澜于既倒，成了社会的侠义力量。但墨家太过辛苦，勇于死难，非常人所为。至于名家，虽然也有抱负，但游心于名辩之间，只能满足统治者的好奇心了。阴阳家是后起的，顺应了诸侯国君的帝王梦和神仙迷信。

庄子生活的时代，虽然还没有如此热闹，但已士风日下。庄子决意不去凑这些热闹，而隐身于市井乡野，过着贫困的生活，清静以自守。

## 离“家”出走

道家特别是庄子，为什么坚决拒绝与统治者合作，能仕而不仕，主动处于边缘化地位而隐居呢？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多方面的，除了我们看到的对日益败坏的士风不满以外，那就是从内心对精神的重负进行超越，离开宗法之“家”即“家族”，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，追求心灵的宁静与自由。《庄子》一书，给予我们一个隐逸的世界。隐逸之士在《庄子》中不是以个人形象出现的，而是一个社群，他们之间甚至可以形成有一定秩序的隐逸社会。从《逍遥游》到《让王》《列御寇》《天下》，几乎每一篇都有隐士的形象或影子。隐逸的世界是离“家”出走的世界。

中国古代社会是“早熟的儿童”（马克思的说法）。它依靠氏族群体的力量，在“平土治水”即治理黄河泛滥中，在没有铁器的条件下，进入了文明社会。这种“东方道路”将氏族体制带入文明社会，“家族”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，与古希腊的个体家庭根本不同。家国同构，“家天下”成为社会的重要特征。士阶层处于宗法制度的下层，依附于贵族而生存。士是某一“家”的人，而永远不是自己。“家”中之累，到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中依然存在。《至乐》篇中，骷髅宁愿死而享受“南面王乐”，而不愿回到亲戚、邻里、熟人之中，明确地表达了对“家”中之累的厌恶。

战国时期，士阶层迅速增长，出现“士无定主”的局面，为士阶层走出“家”提供了机会。但是，士阶层面临着各种限制。孟子说：“民无恒产，必无恒心。”民众没有了固定的产业和营生，靠什么安心生活？但是，孟子看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”为什么？原来，士与高级贵族之间，本来就有一定的宗法血缘关系，有一定的忠诚义务，是有“家”



(家族)可归的人。士虽没有“恒产”，却有“恒心”。现在，“士无定主”，却可以为所有的诸侯贵族服务，“家”由具体的某“家”变成了任何一“家”。在此意义上说，士阶层与过去的服务关系有了新的变化，但还是没有脱离“家”而生存。当然，现在的“家”已经是宗法制动摇以后的“家”，雇佣关系不断变化。但是，总体上看，体制内的士阶层，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“家”而独立，战国时期，却进而处于“被养”的地位，对称霸战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隐士离“家”出走，经历了外在和内在解放两方面的努力。“初税亩”制度实行以后，承认了土地私有，开垦私田成为现实。一部分士，离开自己的“家族”，过起了自耕农的生活，隐居于乡野山间。《论语》中的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他们所耕种的，是偏远的土地，子路走迷了路才碰上他们。这种离“家”，获得的是“外在的解放”。士本来就有忠于贵族的义务，“仕”即服务于贵族。《论语》中的荷蓀丈人，留宿子路，还向儿子引见子路，注重长幼之节。子路以为，既重长幼之节，为什么不重君臣之义？“不仕无义。”隐居是追求个人之“志”，出仕是践行君臣之“义”。“志”与“义”之间的选择，就是离“家”与不离“家”的选择。道家隐士，决心离“家”，放弃了“义”以快其“志”。这是一种生存勇气，是内在的解放。

庄子经过外在的解放，也实现了内在的解放，隐身于民间，追求逍遥而游世。

## 二、身世之谜

庄子的身世是个谜。庄子的身世，几乎让人无从谈起。这谜一样的人生，反而增添了庄子的神秘色彩。